

本黨主席張君勳與國民黨蔣總裁交換之函件

民社黨爲什麼參加國大？

搔首望京華

從美國工潮看美國經濟危機

人權，經濟自由，聯合國

美國法律是怎樣產生的？

你要教你如何自由嗎？

巴黎和會內幕 (十三)

子敬

白旭

方艾

資料室

資料室

國超譯

蘇生

再生

第一四一期

三十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版

民社黨為什麼參加國大？

子敬

本黨組織委員會主席張君勱與國民黨蔣總裁於二十三日交換條件後，本黨即提出參加國大的代表名單。

輿論界對於本黨的參加國大，毀譽不一。例如：上海文匯報在一編者的話「中樂說，「民社黨到底決定了提出名單，參加國大，昨天我們一個同業拿白樂說，「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兩句詩，來作為該黨這次決定經過的寫照，可以說是再恰當也沒有。這次國大問題的鬥爭，在中國政治史上真是一幕再精彩也沒有的好戲。它簡直像一座探照燈一樣，一切政黨和人物，是正是邪，是真是假，被照得毫毛畢現，無所遁其大形。但上海新民晚報在「今日論語」中則說：「儘管各方對於參加國大的黨派在參加之前，經過了一番的掙扎和考慮，且因為它是提出了相當的條件而參加的。政府如果不履行這些諾言，則民社黨在將來也可不受約束。……」

我們民主社會黨是一個政黨，自有其獨立的黨格。我們認為對的，就毅然的做法，我們認為不對的，就決不去做。對於上面所舉的輿論界的論調，我們雖應該尊重，但我們是有我們自己的判斷的。換句話說，我們參加這次國大，是經過了黨內的激烈周詳的討論，而後才決定的。

我們黨內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雖有參加和不參加兩派的爭辯，但大家有一個共同的認識，就是參加與不參加應本諸本黨自己的見解和立場，參加不參加就是做了國民黨的俘虜，不參加不參加就是做了共產黨的尾巴。

老實說，我們對於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有不滿之處。國民黨不尊重其他黨派的意見，而決然的不改期舉行國大，我們認為遺憾。但共產黨把軍事和政治混為一談，而決然的不改期舉行國大，我們認為遺憾。但共產黨把軍事和政治混為一談，而決然的不改期舉行國大的日期，我們亦認為未免過於固執。

我們承認，我們因不願見大局的僵持，有時確是採取了遷就的態度，但遷就並不是滑出了政協決議的原則。

關於政協決議，是各黨各派所共同簽字的，理應由大家共同遵守。國共兩黨雙方既都表示願意遵守，我們更無予以毀棄的理由。至於究竟是誰破壞了政協決議，我們不必在此深究，至少不能專責於任何一方面。共產黨軍隊的進入東北，是否有助於實行政協決議的和諧空氣，惟有待諸今後歷史家的公斷了。

我們認為今日中國所亟需者，是為民主，是為和平。先談和平，最要在使國共雙方的和平統一商談不致破裂，而以容忍和互讓的精神解決

一切問題。本黨主席張君勱之所以建議「以出席政協各方面代表提名，希望將國大展期至十二月一日，以便騰出時期，促成蔣主席與馮澤東先生會談，求得圓滿結果，其他政治問題，如憲草，如政府改組，依照政協決議完成」者，其用心即在於此。次談民主，最要者在結束國民黨的一黨訓政，而樹立其主憲政的基礎。本黨之所以着重於民主憲法的制定，而與國民黨蔣總裁交換條件者，其用心亦在於此。

和平與民主，兩者能夠同時兼而得之，當然是上上之策，但和平既因目前國共兩黨的利害關係，不能立刻獲得，而對民主的踏前一步，我們亦取拒絕的態度，在以和平手段爭取民主政治的實現的政黨看來，實不可通。更何況和平的不能立刻獲得，其緣結在於駐軍地點與地方政權。我們就是這樣的一個政黨，我們對於政權，並無必得之而後快之心，我們但願民主在中國有些規模，使全國人民呼吸到一些自由的空氣。所以對於走近民主的任何步驟，我們都願表示贊助。民主者為我們的友人，不民主者為我們的敵人，接近民主者，我們願與之接近，疏遠民主者，我們則與之疏遠。

我們也何嘗不知道，在砲火連天之下，求得的任何民主基礎，是不會鞏固的。但求總比不求好，得總比不得好。所以我們除了決定有條件的參加國大外，又「希望政府與中共繼續軍事與政治的商談，使目前局勢不致惡化」。至於說，國和平的與中共，而就不向民主走前一步，則為我們所不取。

至於說，參加了國大，將使中國分裂。我們亦未見這種說法的理由的充分。全國分為兩條陣綫，不是更易於促成分裂麼？取超然態度，不是解決問題的正常方法。堅守政協原則以外，我們亦應領到冷酷的現實。先把國民黨的一黨訓政結束，不見得不是「一個解決的方法。先把民主憲政的基礎打好，使全國有一個共循的軌道，不見得不是「一個解決的方法。委曲求政協的實質與內容，亦不見得不是「忠於政協」。

至於說，參加了國大，將失去了第三者調人的資格，難道說，看人家的臉色，把簽名塗掉，就合於真正的第三者調人的資格麼？至於說，國民黨的保證不能相信，我們認為，那是國民黨方面的問題，或是「且聽下回分解」的問題。他們不見得不知道「多行不義必自斃」的真理。到那個時候，不是更增加了革命派的革命的理由麼？我們今日的態度，則應該是與人為善，相見以誠。

在以上所述的理由之下，我們參加了這次國大。

搔首望京華

白旭

『三度別君來，

此別真邊暮。』 辛棄疾

雖然我是江蘇人，但南京一共祇去過三次。第一次約住了一個星期，第二次住了三天，第三次祇過了一宿。

第一次是國府定都南京的第一個年頭。那時我是一個十九歲的少年，去的目的只是看看新國首都的氣象。南京給我的印象甚不佳，我住在下關一個旅館裏，我的感覺上，每一個房間裏都住的是妓女。事實上當然不會這樣。這每一個妓女都對我有很大的誘惑，但又令我十分厭惡。時節是夏天，窗外是東去的大江。憑窗一望，沿江面是一大排人蹲着在出恭，每人露出一個難看的屁股。用這個來點綴大江的壯闊似略嫌不甚合式。默誦清真「風燈零亂，少年羈旅」的名句，心上感到一種失去了什麼似的莫名的哀愁。

第二天清晨，坐馬車到城裏一位高級軍人的親戚家裏去。覺得處處都是斷井頽垣，說不盡的荒涼冷落。「大底南朝皆曠達，可憐東晉最風流」。東晉的風流那裏去了？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

第二度是由北京到南京，在七七事變前二年，住在國府路那位高級軍人的親戚家裏，時節依

然是夏天。感覺到市區相當繁華，和故人李素英夫婦在玄武湖吃了一次茶，覺得也頗有清遠之韻。和二姐逛了一次明陵和中山陵，便匆匆離開了。不知道下關的旅館裏是不是依然充滿了妖嬈的妓女，荒荒的江邊上是不是依然排列着一大堆人在出恭，也許都已取締了。

第三度是應燕天之邀，由昆明赴北平，道過南京，在太平洋戰爭發生前二年。這時下關的較大的旅館已經都受了炮火的洗禮，在一家茅蓬搭的旅舍裏胡亂住了一宿。想進城去看看，但一出門，遠遠的，看見雄糾糾的日本軍官，便嚇得倒退回來。一夜無眠，恨愁交併，不知何以爲情。

就我三度到南京的時候而論，正合了桃花扇上蘇昆生的「哀江南」的感慨：「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但我畢竟是幸運的，祖國也是幸運的，國民黨也是幸運的。因爲假如我再有機會去南京，我又可以「眼看他起朱樓」了。前些年時看見報紙上載：新任市長已有了復興南京市區的決心和縝密的計劃。「無常」真是多情衆生的，一個可憎恨的仇敵。征服「無常」的善策是給他個一概不得知，我自起我的朱樓，莫管他塌與不塌。我這些年也多經歷了些憂患風雨，多少事，欲說還休，再過南京時，亦將不復有「風燈零亂，少年羈旅」，這樣深細而精緻的感慨。祇可惜的是我一時還沒有去南京的機會，又未免望國大而興嘆，不得與于冠裳之盛。但

是據南京來的朋友談，棲霞已無一片紅葉，清涼寺也竟無一個高僧可與語方外之事。看來六朝文物，已隨大江東去，然則暫時不能去南京，也便算了。更深人靜，寫此短文，知我者，其謂我有千載之憂乎？

民主社會黨政綱

- 一、本黨主張：民主社會主義爲今後唯一立國之道。
- 二、本黨主張：根據民主方法實現民主社會主義的國家。
- 三、本黨主張：民主社會主義之目的，在使個人得自由之發展，社會盡分工合作之能事，國家負計劃與保護之責任，國際進於各國之協同與世界政府之建立。
- 四、本黨主張：在計劃與組織原則之下，以社會全體利益爲基本概念，分期確定並實施關於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之整個具體計劃，以達到革新社會之目的。
- 五、本黨主張：國家以自力更生爲建國方針，同時遵守聯合國憲章，積極參加聯合國組織，以確保世界之和平與繁榮。

每逢星期六出版

實售國幣四百元

主編者 再生社

發行者 再生社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

三八四弄九號三樓

上海怡生路六四號

印刷者 聯合印刷公司

電話九三四五七

再生

從美國工潮看美國經濟危機

從輿論看世界

方艾

從美國國會選舉之後，杜魯門政府發表聲明，取消物價管制，下令廢止所有工資及物價限制法規。接着物價便飛漲了。其時，美國勞工聯合會發表物價上漲統計稱：現在美國糧食品價格已漲至約為一九三九年六月的五倍至六倍，鴨蛋一打價格在一九三九年為一角七分，現在則為七角五分。自一九三九年八月至一九四六年九月，一般日用品漲至百分之一百。肉類平均增加百分之九五·七，其中豬肉增加百分之一〇七，蔬菜增加百分之九十一，鮮魚增加百分之一三九。

由於物價的上漲，因而增強了對工資增加的壓力，如資方拒絕工人要求，那末就會發生嚴重的工潮。美國工潮從本年一月開始，首先是八十萬鋼鐵工人大罷工，接着全國陸續參加罷工的入數達一百七十萬。其後，雖曾有過一個時期的緩和，但到了五月，美國工潮又嚴重起來，這時有：四十萬煤炭工人大罷工，二十五萬的鐵路員工大罷工，幾十萬海員的大罷工，以及其他各部門的零星罷工。

當時據美國勞工局的統計：一九四六年一月至五月底，罷多的工人總數已達三百六十萬，比一九四五年要多幾倍。

杜魯門的物價管制取消宣布以後，在物價飛漲的威脅下，美國礦工首先爆發了大罷工，主要

的八大產礦省內四分之一的煙煤礦工，已從十一月十九日起，一律停止了工作，四十萬礦工一致在美國礦工協會主席路易士「不訂合同不工作」的號召下，實行大罷工。海員在醞釀着工潮，汽車工人也在準備作決定性的鬥爭。

美國工潮沒有間斷的原因是十分明顯的，就是物價上漲和工資太低。據美國新聞處的統計：在去年勝利之後，美國工人的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一·八，而同時購買力則減低了百分之七，因此，要求增加工資的鬥爭，就成為嚴重的問題了。

我們注意這個嚴重問題，不能不著眼於美國的經濟危機。從本年九月紐約股票的狂瀉以來，就象徵着美國必然要發生經濟危機。為甚麼呢？根據過去的史實研究，紐約股票價格的暴跌，對華爾街來說，比甚麼事情都來得嚴重，因為一九二九年的紐約股票暴跌，曾開始了一九三〇年的世界經濟危機，這次紐約股票狂瀉，無疑的是美國經濟危機的信號啊！

讓我們考察美國發生經濟危機的原因吧——誰也知道：經過這次戰爭，美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生產力是空前的提高了；可是同時，美國資本主義的獨佔性也更加強化。前美共領袖在「美國與德黑蘭」一書中會這樣指出說：

「現在美國全部的巨大戰時生產，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在操在一百個最大的公司手裏，百分之五十的戰時生產是由十家巨股公司進行。國民經濟大踏步的向集中和積累的方向發展。」

美國的獨佔金融集團比戰爭期間任何時期都豪富，從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年底，他們獲得了百分之三十五的總利潤，同時，他們掌握足夠重新建設美國全部工業的準備金，這樣巨大的財富太驚人。

由於美國擁有龐大的生產力和巨額金元，戰後最大的需要，是世界市場。美國的重工業、機械工業以及輕工業等等，如今所要求的，是廣大國外市場。

因為這次戰爭所帶給美國的，不是生產的破壞，而是生產的加大，據英國的「經濟學者」雜誌的估計：美國在這次戰爭期間的生產力，比戰前增加了一倍。所以在戰爭結束以來，如何使它恢復常態，便是個很嚴重的問題了。這一年來，美國的經濟從表面上看，之所以表現得相當繁榮，主要是由於美國人民為了補充戰時缺時物資，而擴大了購買力。但，這種現象究竟是一時的——這種擴大的消費，沒有好久便停止了。

當本年六月底，自國會限制了物價管制局的管制權後，一般人民迫切的願望是相當的滿足了，而物價也就以空前速度高漲，它比一九三九年九月以前高兩倍，比一九四四年高二十倍。

物價是不斷的在上漲，美國人民購買力一天比一天低，他們暫時不能購買非必要的日用品，而是期待着便宜的物品，以便節省保留點積蓄。這樣，就形成了商品的過剩。

但是，在另一方面，製造商依然是大量的生產着，這些生產品很快的接近足敷戰後需要的龐大數字。如何消納這龐大的生產品就成爲很嚴重的問題了。

其次，這次戰爭所帶給美國的，不是資本的匱乏，而是資本的膨脹，所以戰後美國經濟問題的重要性，首要的是如何獲得世界市場的問題。

據白勞德的估計：美國國外貿易，其輸出額當在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上下，至多不出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如今，德國和日本雖然退出了世界市場，但這個小小的空間，還是無法滿足美國大托拉斯和獨占的要求，如何取得世界市場的問題，就成爲美帝國主義在理論上和政策執行上的根源了。

蘇聯經濟研究權威瓦爾加預言：戰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週期性的恐慌，仍將到來。那末，美國的經濟恐慌，遲早是難逃避的。

當前的問題，則是如何緩和這個危機，使它延遲爆發。美國大資本集團的算盤是：他們怎樣運用發展了的生產力以及如何防止失業問題。可是直到現在他們還沒有好的辦法。國會雖然通過了「企業自由」計劃，它不但不能救治經濟危機，且會導引經濟的崩潰。在經濟復員期中，由於戰時生產的過分膨脹，首先發生了勞資鬥爭，在美國掀起了嚴重的工潮。

工潮的發生，是表明經濟危機的表面化。六個月以前，還有一大批政府首腦人物，金融巨子——他們不相信在現行的美國經濟制度之下會發生嚴重的商業危機。但是一般人民已經看到當前美國經濟的趨勢，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所遭遇的

情形，是在走平行的道路了。他們體驗到：一九二〇年與一九二九年的兩次股票暴跌，都證實那是經濟危機的預兆。那兩次，在股票暴跌之後的一個期間，消費者壓倒了生產者而勝利了，製造商抬高的物價終於被壓倒了。但是，這種勝利原是得不償失的勝利，因爲隨着物價的暴跌，帶來了生產銳減，失業與破產。那兩次危機，膨脹的物價與工資的循環，結果造成了糜爛的危機，一九二〇年至二一年的一次是暫時相對的穩定。可是一九二九——三〇年的一次經濟危機，在政府的物價與工資管制的成功之下，充分的運用了可用的人力和機器。當前在多數美國人心中想着：經濟危機之到來，還會再過多久？以及危機之後，再過多長時間纔能獲得暫時安定的局面？這個問題是沒有人能予以具體的解答的。

最後的歸趨，我們可以這樣指出：華爾街的主人們，是必然要開拓海外市場和擴大海外市場的，美國大企業集團爲了開拓和擴大海外市場，也必然決定輸出大量金元，他們以爲世界市場百分之七十，是控在英國和法國的手裏，貸巨款給英法兩國以及歐洲許多國家，就會增加他們的購買力，從而可以大量消納美國的生產品了。

但是，在大量資本輸出之下，世界市場在開拓中，然而這種舉措，並不能够克服經濟危機的，……頂多可以遲緩危機的爆發。因爲照卡爾對資本主義發展的解釋是：

「資本主義必然產生經濟危機，而經濟危機就必然帶來戰爭。」
美國的經濟危機即到了，工人的罷工，生產的過剩，這些問題是會一天比一天嚴重的。

民主社會黨政綱教育、社會、文化及其他章

三十二、認定教育爲立國大本，應以培養善良風氣，增進知識，發展人格爲目的與司法獨立同樣超出於黨派之外。

三十三、保障並推進教育及學術研究自由。

三十四、全國人民應有教育上之平等機會。

三十五、提高高等教育水準，促進學術研究，獎勵文學藝術創作。

三十六、普遍推行民衆教育，成人教育及工人輔助教育。

三十七、協助並獎勵確有成績之私立學校，私人學術機關及民衆文化事業。

三十八、獎進國際間之文化合作。

三十九、實行社會福利事業，推進社會保險。

四十、積極防止失業。

四十一、普及公共衛生，注重國民體育

四十二、保障婦女人權及政治上、經濟上之平等地位。

四十三、提倡婦女職業，增進其經濟獨立之地位。

四十四、提倡兒童福利及保育事業。

四十五、倡導兒童福利及保育事業。

四十三、保障婦女人權及政治上、經濟上之平等地位。
四十四、提倡婦女職業，增進其經濟獨立之地位。
四十五、倡導兒童福利及保育事業。

人權·經濟自由·聯合國

譯自八月十二日「聯合國」週刊

人權問題歷史的悠久超過法律或政治上任何其他問題，什麼是個人「不可剝奪」的權利與如何予以保障？這問題可以追溯到人類最初脫離野蠻生活形成有組織社會的時候；那時候的宗教領袖，哲學家以及帝王已經對這個問題開始考慮。

在二千三百多年以前孟子就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它這句話以後會激動過許多次人民起義。在紀元前三世紀時，印度王阿素加會正式下令保障信仰自由以及人民其他各項權利。

至於個人安全，得名，交誼與品評之權乃伊斯蘭教根本的思想。印度教發展了君王義務的思想。基督教有句話說：「凱撒的還給凱撒，上帝的還給上帝。」這些話對現代人權的發展會大有供獻。

希臘先哲歷史家希羅多德會指稱法律之前一律平等，同受尊重以及言論自由是當年希臘政治三點最顯著的特色。在古羅馬時私法會承認個人自由與家宅不可侵犯的原則，並承認對財產應有「明確的尊重」。

近世以來，人權被規定於一國的法律係與政治思想的發展有關，在英國一六七九年有人身自由法案產生，一六八九年又有權利法案問世，一七七六年美國發表了獨立宣言，隨後又產生了合

衆國最初各州的憲法。而美國憲法最初的十項修正案向以「權利法案」聞名，更明示基本人權為何種憲法根本的一部分。

一七八九年法國創立了人權宣言，列舉信仰，言論，出版，財產等自由，不受追溯既往法律的控制，不受任意拘捕與非必要處罰，以及集會，請願等權利。以後一七九一年憲法成立，人權宣言就成了憲法的序言。因此革命的法國西憲法正再度宣揚並實現了這些權利。

蘇聯的憲法更明定了人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憲法第十章），它承認信仰自由，承認反宗教宣傳自由，承認言論，出版，集會（包括羣衆大會）的自由。

一七九三年法國的所謂「雅各賓憲法」會首先宣佈「社會應對不幸的公民負責任，給他們以工作，如果他們不能工作也應有保證他們生存的方法。」

從此以後，經濟自由的需要也逐漸得受重視，人們都認為這是政府應保障的同等的權利。舉例說，蘇聯憲法就保證就業，收入，休息，空閒，老年與疾病福利，教育等權利。

人權雖然因此逐漸成爲一個憲法不可少的部分，但有關人權的國際行動還是最近的事情。

國際間的人權保障

過去在某些方面某些行為標準會爲人道的理由而成立，要各國相互遵守。一八六四年八月的日內瓦條約與一九二九年七月的日內瓦條約，規定戰場傷兵應一律減輕其痛苦，規定戰俘的待遇，並爲國際紅十字會的工作奠定了合法的基礎。一九三六年關於奴役的公約規定禁止奴隸買賣以及各種各樣的奴役。到一九三八年簽字於該約的國家已有四十三個。

至於國際關於人權的工作開始於一九三四年，其時國際刑律憲治委員會起擬了一種對待被奪了自由的人們的規程。

國際關於保護少數的條約與宣言規定不分種族，國籍，言語，出生地或宗教，一律保障其基本權利，它規定保障一切國家的居民生命自由與宗教信仰，它也規定出生或居住兩項條件均可作爲取得國籍之權。

任何國家國民屬少數民族，其權利仍應包括法律之前一律平等，公民與政治權利同等；私人交際，商業，宗教，新聞出版，或公共集會與出席法庭，均得自由使用其鄉土言語；以已有經費維持種種慈善，宗教，社會與教育組織等權利，與其他民族平等；小學中得以少數民族的語言施教，公平負擔國家爲教育，宗教與慈善事業所撥資金。

關於勞工的公約

國際勞工局會起擬不少公約，其中一九二一

年關於農業工人組織協會的公約會得三十一個國家批准。一九二五年又有關於工人賠償金，本國與外國工人一律待遇的公約會得三十五國批准。一九三〇年關於強迫勞動的公約也得有二十一國批准。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泛美戰爭與和平問題會議在墨西哥城舉行會使促進人權的國際行動有一個重要的開展。該會的最後法案會包括主要人權的國際保護辦法的決議。該項決議宣稱贊成「這些權力的國際保護制度」，並要求泛美司法委員會擬一個宣言草案，送各國政府徵求意見。

所擬宣言草案包括二十一條，分別敘及生命，個人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請願自由，財產，國籍，家庭關係自由，不受非法逮捕，公平審訊，選舉，享受科學之利，社會安全，教育，法律地位等等多方面的權利。一九四六年二月草案經泛美聯盟送達拉丁美洲國家參攷。

這些保障人權的國際行動，以後得到聯合國憲章熱烈贊同，過去雖無一個國際文件對人權有如此之重視，規定得如此週到，並因而設立了一個固定的執行機構，這是史所空前的事情。

聯合國尊重人權

聯合國憲章第一條說明聯合國的主要目的，其中有一句原文如左：

「不分種族，性別，言語或宗教，提高促進對人類全體人權與基本自由的尊重，以資達到國際合作的目的。」

同時憲章五十五條，對人權與基本自由普

遍的尊重已被認為國際安定與友好關係的條件之一。另據憲章第七十六條，促進對人權的尊重為托治制度的基本目的之一，

為了實現這些規定，一九四六年二月十六日經濟社會理事會決議建立一個作核心的「人權委員會」與一個「婦女地位小組委員會」。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九至五月二十日這個作核心的人權委員會在紐約開會。委員九人，係挪威、蘇、南、法、比、中、印與秘魯等國代表，美國代表羅斯福夫人任該會主席。

人權委員會曾向「經濟社會理事會」提出報告書，經理會於審議後，六月二十一日正式通過決議，確定了永久性人權委員會的職務與組織。

永久性的人權委員會有委員十八人，它將負責起草「國際人權宣言」，送請聯合國各會員國家核准，並考慮保證實現宣言的方法。同時該委員會將負責向經理會提出任何一國不尊重人權的事實，要求它予以注意，並提議採行適當的行動。

人權委員會今後將添設兩個小組委員會：「保護少數民族小組會」與「防止歧視小組會」，以作為聯合國的一個機構，負責保護少數民族並防止以種族，性別，言語或宗教為藉口的任何歧視。

以後該委員會一再討論它如行使職務，怎樣才能避免干預會員國家的內政。不久又成立了一個「言論出版自由小組會」並規定它最初的任務為言論自由這思想之下應包括那些權利，義務與做法。

婦女地位的提高

此外人權委員會的另一個小組會——「婦女地位小組會」——規程已由經濟社會理事會擬定，但經理會由於於人權委員會的建議已將這小組會昇格為委員會。

因此婦女地位委員已擁有了十五個委員。它的任務是負責向經濟社會理事會提供政治經濟與社會方面提高婦女權利的建議與報告，婦女方面如有緊急問題，它負責向經理會建議，予以密切注意，經理會已要求聯合國秘書長對有關婦女地位立法及其實施方面進行詳細研究。

至於國際條約規定人權的問題，經濟社會理事會會作成接受人權委員會的決議稱，「除接受國際人權法案外，下述總的原則應受尊重，即有關人權的國際條約，包括有最大實施可能的和平條約在內，須一概與憲章所定有關這些人權的基本標準附合。」

以後聯合國秘書長蘇波列夫於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二日發出一函，已使五十一會員國家的外長都注意到了上述的決議。該函提到聯合國憲法五十六條等條文，即各會員國承認人權與不分種族，性別，言語或宗教的基本自由，願與聯合國合作採行聯合或單獨行動，以達到目的之保證。函內曾提到上述人權委員會所建議，並要求各國政府加以注意。

函末稱：「本人確信貴國政府與任何其他一國政府或若干國政府商訂有關基本人權的條約時當注意本函首節所述為經濟社會理事會所通過的原則。」

美國法律是怎樣產生的？

在美國一切法案概由議會裁決，民選代表握有立法大權。

在華府白色圓頂的國會大廈內，時常集會着一些男女，他們的行動與決定影響着全美一萬四千萬人。他們是民選代表，參眾兩院的議員。參眾兩院就是美國立法機構國會的兩部分。

任何治理美國以至於決定美國與他們關係的法案都一定要經過國會的立法程序。通過了以後的法案才交總統以及政府的行政部分去執行。

本文是關於法案的故事，由它最初在國會內提出說起，一直說到它最後由總統簽署成爲法律爲止。

當前美國最緊急的問題是房荒，我們來談談關於房屋的法案。該案在國會法令登記本上的編號是H R 四七〇一號，或稱一九四六年的「退伍軍人房屋緊急法案」。H R 這兩個字標示法案最初是在衆議院提出。

這個房屋法案並非坐在國會席上的議員們憑空想出來的。它正像別的多數法案一樣，事前曾有議員以及人民自由而公開的討論，它的開源還是由於人民的需要與公開提出來的要求。

這法案主張成立一個「房屋穩定局」，局長有權起擬一個提倡建築新屋的包羅萬象的計劃，並以建築材料調撥到缺乏的區域。在新建築方面該局決予退伍軍人以優先權，局長同時有權制止新建築方面一切投機操縱的行爲。這法案的主要內容顯然可能得到多數通過，可是在兩項附加的規定上却發生了爭論，那兩項規定是現有房屋的限價與政府撥給建築材料商的津貼。

先由委員會審查

每年國會裏討論的案子不下二千件之多，因此不論是議員，書記以至於助理員，工作都非常忙迫。所有法案爲了求考慮周密起見，照例是先由小組委員會加以審查。

所以參眾兩院的繁雜工作都由各委員會担任，在委員會上委員以外的

反對者與贊成者，都可以向議員們提供他們的意見。種種意見通過陳述的方式提出，委員會須加以慎重考慮。任何人對正在考慮中的法案如有意見發表，可能獲得蒞臨委員會發表意見的許可。

除了那些有關國防的議案以外，旁聽公開。所以在國會採訪的報館記者與廣播記者可以報導所有的動態。

參議員九十六人，衆議員四三五人，他們每人都兼任着幾個委員會的委員。就因爲立法工作多半在委員會中進行，所以議員們照例要爭重要委員會的委員資格。衆院方面指派各委員會委員的是衆院多數議員所提出的議長。參院方面做這項工作的就是兼任議長的副總統。至於各委員會的主席，悉按資歷決定，就是說，國會多數黨的委員中以在委員會中工作最久的一人任主席。同時在每一個委員會中多數黨照例佔有多數委員。

陳述一事就在委員會內進行，舉例說，房屋一案關於成本，估計，地產與原料數字以及其他有關的工業事實都在委員會上提出。辯論時法案的原提案人以及對問題熟悉的委員當發言回答其他委員所提的具體問題。

在許多情況之下，委員會的審查通過就等於國會通過，特別是小問題，只要審查報告表示贊成就行。可是在另一方面，委員會也可能「絞死」一個法案——這就是說委員會不提案查報告，或是提交院會辯論與表決時，早已把議案的形式內容都作了根本的修正。

法案一旦提出於院會，當即展開辯論，這是法案成立前的高潮階段。議員們於發表對於某項法案的意見後，對於報紙，廣播，以及校人函件，訪問等各種反映都非常注意。

房屋問題爲民衆所密切注意，所以當議員處理該案時，報紙與廣播上傳達無可計量的報告與意見，議員們並收到動他們反對或贊成的許多函件

院外運動是可取的

議案交院會考慮時，某些團體就設法影響議員們的投票。這種活動叫做「院外運動」(Lobbying)這名詞的產生由於人們向議員有所勸說的行動往往發生在走廊或應接室裏的緣故。這名詞通常是指某些特別利益有關的集團所使用的壓力。院外運動雖然有時被濫用，實在是一種合法而可取的行爲。院外活動者往往是農業團體，工會，退伍軍人會等大團體代表，對議員們的確十分有益。因爲他們向議員們反映了與法案有關的人們的意思。

再說這房屋法案與這問題有關的委員會討論後，由十二月三日到二月八日陸續研討各方意見。

出席陳述的先後有政府各行政部會的代表，退伍軍人的發言人，民團體，不動產所有主，建築材料生產商等各方人士提供了意見。

二月八日該委員會決定將議案交付衆院會議討論，但辯論未決的兩項修正案除外。

於議會討論同時，總統杜魯門指定處理房屋問題的人員也起擬了一個計劃，計劃要求建設二百七十萬座房屋，一九四六年先建一百二十萬座，一九四七年築一百五十萬座。政府認爲只要國會能通過，準能實現，因此這個勇敢而富於戲劇性的建議頗使擁護房屋法案的輿論受到了推動。計劃要求撥款津貼，但衆院委會於通過法案時刪去了這方面的規定。

於是贊同政府主張的國會議員決定在房屋管理局新建議之下，要求衆院委員會重新加以考慮，或由衆院全體會議與衆院加以修正。原提案人巴特門宣佈了戰略：決採後面這項辦法。

因此第二步是使法案及早提交全體大會考慮。參衆兩院決定何時將法案交付各該院大會表決係由法則委員會負責。由於法案繁多，而大會通過爲立法必經手續，因此法則委員會決定表決先後的權力也相當重要。不過房屋法案以及它具有緊急措施的特點自可及早注意。所以巴特門要求法則委會儘速行動，因此在一週間法案就交付大會討論。

白宮方面對於津貼與限價兩點十分堅決，所以當三月一日衆院討論時，杜魯門曾致函衆院議長，希望法案內能補入津貼的辦法。在院會討論期間，修正一宗法案也有好幾種辦法，修正案自然是常用的一種，有時修正案可能根本改變了原提案的本意，討論時修正也可能比本案發生更多

爭論。舉例說，房屋法案本身的爭點已由委員會解決，所爭論的就是關於津貼與限價的修正案。結果衆院以一六二票對九十二票否決津貼的修正案，三天後房屋法案本身得到五五七對二四票的大多數通過，通過時該案並無杜魯門所贊成的修正意見。

在修正案表決時有二十五名民主黨人與共和黨一致反對，由此可見在國會表決時，不論是共和黨或民主黨，黨的綱紀並未爲本黨的議員所遵守。

參院重新研討

房屋法案經衆院通過後，就改送參院討論。

這期間，輿論開始支持行政當局的房屋建議，即關於津貼與限價兩點主張。報紙與廣播都展開討論，發生了爭辯。當時退伍軍人歸國爲數日衆，人民對於建築房屋的不能迅速進行愈感不耐。於是房屋問題有了公開的辯論會加以討論。全國最大的退伍軍人組織的領袖舉行旅行演說，到全國各地播講贊成法案與行政當局建議的主張，國會議會的郵箱又塞滿了人民寄來的信件。

參院處理該案時，開頭的程序與衆院完全一樣。法案被提交參院委員會，三月間經過了幾次審查。建築材料製造商，貿易商，退伍軍人，以及代表行政當局觀點的代表都先後作了陳述。

議員也像衆議員一樣很可能贊成法案內容的大部分，人們的注意都集中在是否參議員對津貼與限價兩點建議會再度發生爭論。

四月三日參院委員會以十五對〇的票數通過了房屋法案，並附有津貼與限價兩項修正案在內。

可是一週以後參院大會以六三對十四的票數通過了房屋法案，贊成了津貼的修正案，却否決了限價的規定。通過時贊成的有四十二名民主黨，二十名共和黨，一名進步黨人。反對的有共和黨人十二名，民主黨人二名

再後一步驟就是調合參衆兩院的決定，以便得到兩院均能接受的辦法。兩院主要的異議是衆院否決了津貼六萬萬元的部分，參院却贊成的。於是照例參衆兩院分別指定議員，出席聯席會議，設法折衷兩院的異議。

結果聯席會議得出了一个兩院代表都能接受的折衷案，保留津貼辦法，但津貼款項由六萬萬元減爲四萬萬元，於是最後兩院一致同意。

此後法案成爲法律已只缺一項手續，即總統的簽字。既然房屋法案爲行政當局所一向贊成，所以到五月二十二日，總統簽字，法案就成了行政機關奉行的法律。

你要人教你自由嗎

國超譯

——麥克剛博士建議聯合國設立研究院——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一日；四十四國家的代表三百人左右在倫敦開會，他們是受命於本國政府來擬定聯合國一個「特殊機構」的規章的，在十六天的會期中，這些代表繼續着激烈的辯論，有時甚至鬧得面紅耳赤。結果他們拿出一致同意的法規，到二十個國家願遵此規章加入為會員國之後，這法規就開始生效。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的意見就這樣決定了，同時他希望能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正式成立，喜歡用縮寫的也叫牠作 *Unesco*。而美國總統經過國會批准宣佈美國加入為會員國則是八月初的事。

這個新機構有「特殊」的作用。但是牠的特殊處是說牠要用教育的方法來培養人智。這個機構的用意不是在各地的行動，而是本身的一個研究和教育的機構。牠的責職與權力與聯合國其他組織，如安理會，經濟社會會議，世界食糧管理會，或國際勞工局等有根本上的不同。但是牠又和他們在在有關聯，牠對他們也是必不可少的。更基本地說，牠的重要勝過其他一切。牠的宗旨是發展任何聯合國行動之成敗繫之的「國際智慧」。牠的職責是發現和推廣一切事實上與原理上的智識，是樹立世界上各種人民間相互瞭解，是打通世界的兩端的通路。牠的終結目標是使人類成爲一個智識上能自治的團體。而聯合國之其他機構假如要有什麼實在可成功，就非得牠先有發展不可。

倫敦會議之中，一切籌算與決定都包含着情感，都包含着誓死追求的決心，那是不容與會的人不感覺的。與會的男女人士都是「智識階級」。但是他們的推理是有情感的。而且簡直是冒火的。他們的熱已經現出體外，因爲他們太急於令聯合國成功了。這些教育或科學或文化的研究者已經將自己列爲世界組織這偉大事業的從僕。他們感覺世界組織是樹立了，牠的成敗決定世界是安定或是混亂，決定人類是和平或是戰爭，決定自由與奴隸制度的強弱，決定愛與恨的重輕。 *Unesco* 要不發現牠在聯合國的道德與理智的基礎上的意義，牠的存在就喪失其意義，而且成爲浪費精力了。

倫敦會議之討論中，有兩個標題時時提出，而且始終爲人所重視。首先各國的爲人師者很快的表示他們所信仰的是一切人的民主自由。他們毫不遲疑地就定下目標，要使一切人享受同等的教育，不論他居住地帶的氣候，他的法律地位，或種族，性別，乃至其他正常的區別如何。他們並不希望明天就完成這使命。因爲他們近來深深地感受到沉溺於烏託邦理想的痛苦。然而美國獨立宣言的一字一句對這些教師們的思想却對美國人自己一樣真確，無論他來自爪哇也好，波蘭也好，希臘或中國都是一樣。

Unesco 的代表們和我們一樣瞭解世界政府計劃的成功與否就看牠是否得到被治者的同意。因此，爲了要完成聯合國，全人類便須要教育到自治的能力。同時他們的教育程度要一樣。全世界人民，要記得就是我們自己，要是不明白拿着我們的招牌的「領袖」們行動；又希望他們，這些領袖，以和平代替戰爭，那簡直是守株待兔。他們是在我們底下作的，要對我們負責。這就是說這個地球上的人類必須以最大的努力儘速彼此容合爲一種友好合作和見解相同的集團，而不是使全世界人民各守自己的主權，形成老死不相往來的雜燴。這種集團如能長成，聯合國才能有成功之望。而在目前這希望的微渺到於什麼程度，却是令人想起來寒心的。

會議中第二個熱烈的論題是隨着第一個來的。其主題乃是大家都感覺現代學術界不能負社會之責任的惡果，和他所引起的歷歷眼前的苦痛，這些教授在計劃入與人及國與國的互相關聯時，重新看到：自然的瞭解。包括人性的認識，決非多少個人或小集團的成就。牠不是若干學者藉以裝飾的飾物，或是藉以顯揚的物品。所謂知識乃是一種工具，牠那價值就在能增進人類福利。人類發明了不少機器，但一切機器中無論如何總是以人的腦子爲最強。人類現在須要的就是腦子的工作。

這種將「求知」的實際責任認作工具的看法，同時也包含對目前學術界之大部份不負責任的譴責；在會議遇到難題時，便自然而然的形諸代表的詞句。挪威的一位女代表，居利夫人的學生，說得最爲恰當，她說：

「過去，我們科學家都以為真理可以到實驗室裏去找。我們自顧自地跑了進去，將人類的世界關在外面，我們永遠不能再這樣了，假如我們想找真理，門一定要打開。與人類相隔絕的實驗室中，決找不到真理的。」

這些話雖是驚人，我們却可以從其中看到人類文化史中一個新紀元的曙光。學術不能再由學者包辦了。學術是衆人的。有了這種新觀念，我們可以說，發明原子彈的聰明腦子實在不懂他們的工作是「什麼」。他們祇曉得工作「如何」完成。就他們說，瞭解自己的無知，實在是很奇怪的經歷；但是牠有影響和改變他們的力量。很多科學家得到這種新的社會責任感後，都在設法在實驗室的技能之外求些政治上與道德上的判斷的智能。他們這種行為就是 Unesco 所取路線的方針，假如 Unesco 是依照既定宗旨走的，那麼 Unesco 的意義就在：今後的學術思想以及實際計劃必須同時顧及「真」及「善」。

我們可以叫這個作革命；假如我們的目的這樣規定，而且照樣實現了之後，所有的學校；大學，圖書館，劇場，學生，教師，作家，以及藝術家都要有個根本大變。智識階級的責任不僅僅是智識之發現，還要爲全人類之權利及幸福之樹立而奮鬥。

此外，除了將遙遠的目標的界說加以限定，我們應該將特定的步驟也加以規定。在這裏頭，Unesco 的抉擇就有很多可能，各國在學術上較密切的合作可以用一百種不同的方法求到。首先要顧到的是，每一個國家必須有她自己的文化生命，一定要維持她自己的智識主權。但聯合國的宗旨則要一切國家共同的思想，在同樣的狀態下考慮一種事務，使得各國能共同地享有同樣的思想生活。因此我們就要將各種智識上的「交易」及時建立造成並加以維持，交易的範圍可以由學者的交換，學校教師的交換，一直到成人教師，學生，觀察家，各種雜誌書籍，調查方法與其結果，藝術成就之作品，以及教授之方法與教授之內容，尤其須要的是大量的「溝通介質」——如出版物，影片，與無線電——必須免去一切的故意困難，而牠們的產生也須是出自客觀的對真與善的愛好，而後牠們才能將人的本質昭示給人並使人類能夠很精確地，公道地認識構成人類的其他部份。Unesco 所要作的事情之多已是不待說的了。

然而機會的繁多也正是 Unesco 所受到的最大的威脅。Unesco 的負責人作許多「好事」的誘惑，他們可能祇注意到枝節而造成許多缺乏中心目的祇顧表面的活動。於是，我們便不得不問一問，怎樣才能不使牠成爲僅僅有效率而漫無計劃的機器呢？

身受分派選課及教授之制度的痛苦的美國人知道，要求得真正的瞭解而去學很多東西，其結果是一樣也學不到，假如要使世界上的學術真正走智者的路，許多學術上的活動一定要依據若干共同的宗旨而進行。他們一定要有同一的指歸，而且要互相關聯。那麼怎樣的條例才能 Unesco 使得到觀念與實行的基本統一和劃一呢？

這篇文章就是一個嘗試，企圖求得上句的答案。本文所提議的方法是立定一個包羅萬象而有嚴格的規律的步驟決定 Unesco 的一切行動，然後何者應爲何者不應爲才能決定，而已經完成的事業才能在此周密計劃與方向一貫的企業下求得合宜的地位。我所要提出的意見是由 Unesco，在聯合國總部附近設置一個國際智識研究學院，照美國的叫法，這要一個機關就是所謂「學術審議會」(Faculty)，其中有一羣教授共同負擔兩項職責。第一，他們要藉合作的力量設法瞭解聯合國到底是怎麼一件事。第二，他們一定要指導尋求同一目標的下一代的人。在事情提出時，我就要告訴大家，這一機關決不是普通所謂大學，牠的目標是「實際」的。牠所以要智識乃是因為智識能用來推進特定的企業。牠的目的，很顯然地，應該是設法助長聯合國之成功。

這個機構的教與學，形式上與其他學術機關相同，但是牠的教學並不是爲教學而教學，不是說任何智識，祇要拿得到，都是好的，反之，我們所給牠的任務乃是將有關的人類智慧的全部力量用於貫徹一企圖即改變世界各國之不負責任，而且時在戰爭之單獨主權爲一和平，合作的集團。Unesco 是後於聯合國的。牠的目的祇是尋求一個大道，俾聯合國之工作得以盡善完成。

我們說過這個機構是要「實用的」。但是牠也一定要同樣注重「理論」，審議會之每一會員必須爲歷史學，或政治學或心理學或經濟學，或文學，或藝術，或科學哲學之有相當地位之學者。他們解決聯合國種種問題之方法和談判者，立法人與行政官不同；因爲以上諸人必須有正確的決

定，而他們是以學者與教師的地位解決問題。他們要到各種智識的領域中去找尋廣泛而準確的報告，創立原則，設法系統地瞭解各種力量的影響與價值；這些都是實行者到最後一步賴以獲得指導與智慧之源泉。

實行者與立論者雙方目的的一致乃是一切教育的至高法規。人類若有以智慧生存的企圖時，理論與行動就好像拜了堂的夫妻一樣是神聖不可分離的。祇為其中之一遺棄對方，智慧便全毀了。不予行動以指導的理論，不但無用而且喪失其意義。無理論基礎的行動更是愚妄並且自傷滅亡。所以 *Eliot* 研究院組織的實用是要有理論的實用。

根據上述理由，可以得到很重要的一項條件，即聯合國秘書處中必須有一部份人同時為研究院審議會之一份子。同時在兩個組織中服務的人員才能有所貢獻於將一種健全的生氣投給活動的執行與理論的瞭解，這種生氣在二者間之正當關係一旦斷絕時是沒有一面能享有的。

此外，研究院之學者必須出自許多不同的國家，而且若能廣泛地代表人類不同的文化。審議會在這一點上必須以身作則。她一定要能證明由於趣味不同，背景不同，經濟政治習俗不同或是信仰與慣例不同而各自分離的人，也能為了組織和平的世界的共同企圖在同舟共濟不爭小利的情况下研究問題。

但是最不可馬虎的一點要求，乃是研究院之審議會之人員必須具有，或者說必須設法獲得，彼此之間智慧上的認識。更具體地說，研究院之集學不能出於每一單獨之審議會員而要出於審議會本身也就是一個合作的集團。學院之主題即是推進聯合國，若是經濟學家們不能瞭解他們的工作在「科學」，或「藝術」或「政治」或「哲學」方面有何意義，他們的研究必然不但不幫助學院或就反而破壞牠。至於科學，藝術，政法，哲學，歷史方面的專家們當然也同樣地須具有這條條件。

聯合國之組織雖然有極繁複的支節，但他不失為一個單一的事業。不能整個地瞭解牠的，就一點也不瞭解牠。審議會必須全體瞭解他們是從事一項研究。每一會員更必須知曉那一項工作到底是什麼，他更要使得這種瞭解在他同事的腦中和在他自己腦中同等通行，一樣活躍。假如要靠思想將人類的行為有效地統一起來，的學者在智能上尚且不能溝通，我們怎會有望創出這種一致行為來呢！這以上便是何以在學者進行工作時我們一定

要設置一個研究院——而不是大學——來給 *Eliot* 以一種智力的指導的基理由。

而就這研究院的學生說，他們也必須是世界不同文化的廣泛代表，他們必須儘可能地按照比例由各國之中求來。他們一定要是資質高，學業好的人而且是準備進行成人教育，交通，貿易，外交一類國際性活動的人。

假如國際間成人教育能求得適當的格式，那麼這也許就是研究院能發生其最直接或最強力的影響的區域。世界集團中成人公民必須拿出耐性有計劃地學習他們的公民資格給他們些什麼權利，又加給了他們一些什麼義務。他們決不能由偶然聆聽演講，隨意參加討論，或是讀流行的書來求得這些智識。他們惟一的方法是與各處的同僚共同從事有組織而且堅定不移的學習，由相當的領袖居上引導。

到了今日這種階段，祇有成人的人學習與教育才是我們決定爭取世界和平組織能否成功的場所。沒受到自由或教育的人決不能自由的。教人自由乃是學院的一個「特殊」責任。牠甚至於可以和 *Eliot* 秘書處合作監督成人教育之進行。

Eliot 對於成人教育之計劃如何是誰也不知道的。但無論那種計劃其清明與有力都大部份要依賴審議院所能給予的統一指導。這裏又可以重新申明：不相關聯的多種活動祇有混亂，混亂世界人的智慧而不能使牠開明。因此以瞭解聯合國為宗旨的學院必須注意其研究之方法與結果乃是全人類所共有的。

Eliot 之計劃必須經過大量之調查與長期的思考與許多國家的學者與教師的會議才能決定。教育的計劃決不是簡易的事。目前就期望會議會有什麼結果是無聊的，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是建立一個計劃團，牠的思考必須在時空兩面有充足的活動範圍。但是既然時間促迫，我們決不可以浪費時間了。

好！比說，這機構可以小規模地開始工作，審議會不妨容納廿至廿五個人。

無論其組織方案如何決定，我們可以說有一條基本原則是毫無疑義的了。即審議會之職權必須包括照自己的判斷完全自由地工作一項。審議會對於教學之內容及形式上一切問題便有最後決定權。至於其他行政方面

巴黎和會內幕 (三十) 蘇生

這樣看來，好像已經解決了和會裏一項最困難的問題，但是，南斯拉夫的代表在決議通過之後，立即宣稱，南國以爲十二票的多數支持四強界線是想把他們的意志強使南斯拉夫人民接受，使若干兩國的同盟繼續受外人的玩弄。南斯拉夫代表接着正式宣布，南國將不在以法國界線爲基礎的任何和約上簽字，而且將不撤退伊斯特里亞半島上的南國軍隊。伊斯特里亞半島的一部分是在特里雅斯自由區境內，而自由區的成立已經義大利政治委員會通過了。南斯拉夫的聲明，表示義南邊界問題雖然在和會裏通過，仍舊有引起糾紛的可能。投票反對「法國界線」的是南斯拉夫，白俄羅斯，烏克蘭，捷克，波蘭五國。蘇聯是依照四強決議投票贊成法國界線的，中國也贊成法國所提的畫界線。美國代表接着提出一項建議，主張南斯拉夫如拒絕在義大利和約簽字，則該國不能享受在義大利和約中簽約國應享之各項權利。該案當以十一票對八票之多數通過，蘇聯及斯拉夫國家均投反對票。南斯拉夫仍堅持不簽和約，則美國提案既經通過，南國當喪失要求賠款十三萬萬美元之權利。

同日，蘇聯再向土耳其提出照會要求共同防衛黑海峽，並警告土國不得與任何西方國家談判修改蒙太古公約。蘇聯又宣佈保持多瑙河內陸航行權。關於多瑙河問題，昨日在紐約召開之聯

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展開討論，英美主張國際共管制度，蘇聯直斥英美干涉各國內政。東南歐成了兩集團角逐的紛亂場所。

二十九日：和會代表放棄星期休假，照常舉行委員會會議，進行審查五國和約之最後一週，預料其主要爭點將集中於特里雅特問題，今日委員會工作中最爲人矚目者，爲巴爾幹與芬蘭和約經濟委員會在蘇聯集團竭力反對之下，決定於羅馬尼亞和約中插入「最惠國原則」。蘇聯主張各鄰國得在羅馬尼亞經濟上享受特殊權利，以九票對五票被否決。各代表旋以同樣票數通過美法兩國提出之最惠國原則，規定各國在羅馬尼亞機會均等。

義大利和約政治領土委員會經兩星期以上之工作，已將雙方意見不同之點，加以歸納，其中主要者爲聯合國機構安全理事會對於該自由港之任務，自由港總督，行政院及立法院之權限，英美各國主張此自由港應完全國際化，與南斯拉夫及義大利勢力劃分，民選議會對於該港之管理應有若干發言權，惟各項重要問題之最後決定權，則應歸予總督，總督代表聯合國機構安全理事會行使職權，自由港之獨立與完整，大部份應由安全理事會負責。特里雅斯特小組委會今日下午舉行最後一次會議，通過報告書，於十月一日提交義大利和約政治領土委員會，並附委員會之聲明書內載四強與南斯拉夫分別提出之國際自由港地位草案五份。

巴黎和會開到現在，有成就嗎？據路透社三十日電：巴黎和會自經四強提出加緊工作之計畫以來，會務確有積極之進展。但觀察家同時亦指出，四強之建議，不過爲技術上之一種方案，而和

當然這學院必須在 unesco 或 unesco 所設一局的管理之下。

以學者及教師組成的審議會如何與行政部門合作，是一個困難的問題。但是無論其他方面有何損失，教員與學之自由必須加以保全。管理員可以決定教員的薪水，可是他決不得以決定薪水或是其他類似的力量來指示教員必須如何教，或教些什麼。他和他的同事們對於共同的責任有了一個共同認識的，才是應該決定那些問題的人。

unesco 的這一個研究院能否設立？假如能設立，他能否忠於他應有的任務？這個任務本身是否合理？牠的目標是否達得到的？

我想，我們是可以對這些問題給以肯定的答覆的，我相信人類歷史之中還從未給過我們這種教育的機會，目前的教育工作的最大缺點乃是我們在教育方面的大部份得到的道德與智能的經驗都在一種絕望的錯誤之中分碎了。學者不注意道德，道德不借重學者。但是聯合國所帶給我們的偉大考驗中，這兩個又熔而爲一了。

這次的考驗要我們大家一齊拿出我們的頭腦的最優處的地方和我們的意志的最豐富最豪放的奇想。我們有了要學習和要教授的東西，因爲大家都有了一件事件，我們有壞的去消滅，也有好的去創造。在思想當中我們都團結在一齊了，因爲我們面對着這種人類存亡關頭的大事業而發生共同的畏懼與希望。

聯合國可以代表人類要停止殘殺自己所喜愛的而且要停止建築自己所厭惡的東西的大目的！但也僅是政治的浮面的表示，爲了這一目的的完成，每一個人的智慧能力必須完全加以培養加以利用。這種培養及利用的創舉乃是 unesco 的「特殊」工作。而去開發去標明這條大路，則是 unesco 的研究院的工作。

談之實質問題，尙無多大之進展。年老政治家甫非總理史末資，於今日廣播時，對於和會之缺乏具體成就有不滿之表示，就過去數次之開會情形觀之，原有之猜疑與爭執，今仍存在。事實乃巴黎和會並未解決四強外長前所不能同意之各項重大問題。和會限屆滿後，五國和約草案仍須交還四強外長，而其內容與七月中旬和約草案擬具時實無甚出入，甚至可稱九個星期之和會工作，僅為重複四強間各基本爭論之點而已，一般皆認巴黎和會並未完成其預聞機構之任務，換言之，即並未能使四強之最後決議更形簡單化，其唯一之工作，僅為將各關係盟及前敵國之意見列入記錄而已。維辛斯基廿六日在巴爾幹經濟委員會中會抨擊美代表之辯論辭，措辭之激烈，具有高度之酸性作用。同時在全體大會中，莫洛托夫又與貝爾納斯發生衝突，一般乃信若蘇聯此等策略不變，則和會殊有真正之進展可言。就美國方面言，杜魯門總統之批准美代表團政策及華萊士商長之辭職，可見美國在和會中對於任何爭執，將繼續採取強硬政策。蘇聯代表團，似急欲在各委員會中處決和約草案各點及其修正案，並儘可能在全體大會中避免表決。二十六日蘇聯與南斯拉夫在全體大會中之驚人動作，結果使未決之希臘動議撤回，此舉可以表示蘇聯系之各國，願意儘量避免作並非絕對必要之討論，以防於最後表決時，發生與彼等志願相違之結果。其實大部份主要問題，勢須再交四強外長復議，蘇聯系國家此等恐懼，似亦屬多餘。

巴爾幹各國和約的經濟委員會三十日下午把重要的，多瑙河國際航行問題解決了，但是每個代

表都很明白多瑙河問題並沒有就此解決，只要蘇聯集團拒絕接受英美的國際自由航行原則，或者英美集團拒絕承認蘇聯集團稱主多瑙河，這個問題仍舊是東南歐有重大關係的國際鬥爭。在法律上說，委員會以八票對五票通過了多瑙河國際自由航行原則，就事實上說，這個決議很難打破目前對多瑙河問題所持的僵局，因為多瑙河大部份現時尚在蘇聯集團管制之下，他們決定漠視委員會的決議。兩天前，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在紐約開會，也是這個問題引起了英蘇間的激烈辯論，和會中雙方的論據與經社會中的相同。英、美、法三國代表強調說，自由航行原則歷史上由來已久，遠在一百多年前，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後第一次為國際所承認。但蘇聯、南斯拉夫、捷克代表辯論說，時過境遷，唯有多瑙河沿岸的國家才應該做這條河的主人，唯有多瑙河沿岸的國家才能決定航行的管制。委員會通過了法國的修正案，就是召集國際會議，在和約生效後六個月內決定多瑙河航行管制，那就是將多瑙河問題延期解決。在那個會議舉行的時候，這問題又要搬上國際政治舞臺，換一句話說，眼前的和會不能解決多瑙河問題。

美代表范登堡最近在該委會會議席上曾概述美國對多瑙河問題之政策。渠之聲明已由國務院在此間公布內容如此：美國代表團對多瑙河問題並無直接之商業上的利益，唯美國極重視國際和平及安全，並極避免引起歧視及分化之國際貿易壁壘。吾人在多瑙河現已有一臨時之特殊利益，蓋多瑙河已為德奧美佔領區之重要商業動脈也。關於美國之臨時利益，如所周知，美國希望德國

成爲一經濟實體，秉承正確之波茨坦決策，以利德國整個經濟。若多瑙河沿河八國各自爲政，在管理上未能配合一致及多所歧視之情形下，多瑙河流域之商業顯無繁盛之希望，此爲不移之定論。在各國之平等原則下，航行應予開放而且自由。在主要河道中，不應有任何阻礙物。除發展及維持河道之費用外，不應徵求任何款項。發展及維持河道之費亦應一本一視同仁之原則公攤，並保證羅馬尼亞有參加國際政權之同等權利。除此項原則外，有關各國且應於六月內召集會議，以設立此項政權。任何異議均將交與國際法庭審理。

所以，范登堡在三十日重發聲明稱：美國要求在多瑙河國際化之計劃中，應有發言權。蘇代表古塞夫向之挑戰，質問何以蘇聯及其他遠處國家，不得在制定加拿大聖勞倫斯河航運規則時，保有一發言權。范氏承認美國在多瑙河，於商務上並無直接利害關係，然堅持美國「對於國際和平有重大利益，且因多瑙河今爲美在德奧佔領區商務上之重要動脈，故應享有臨時之特別利益。」然蘇聯認多瑙河之交通祇與沿多瑙河各國有關，而蘇聯亦爲沿多瑙河國家之一。

十月一日：保加利亞和約委員會解除了希臘疆界問題。希臘以「防禦未來的可能侵略」爲理由，要求保加利亞割讓若干山地，表決時以八票對二票，三票棄權，被否決。也許這是第一次，英美在和會中對於一個重要的問題投不同的票。美、澳、蘇、南斯拉夫、捷克、烏克蘭、白俄羅斯、法國投反對票，南非，支持希臘。英國、印度、紐西蘭棄權。英美集團在這件事上發生了

不詳的裂痕，但蘇聯集團中的每一國對於重要問題還沒有投過不同的票。希臘的提案被否決後，又以十票對一票，二票棄權，通過了和約草案中的第一條，那條規定保加利亞保持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的疆界，希臘反對，印度與南非棄權。

二日：義大利政治領袖委員會仍舊討論特里雅斯特自由區地位問題。辯論越多，越發顯露南斯拉夫的提議，和英美方案中間的歧異看來難以獲得協議。即使在主要原則方面雙方也不能够意見一致。英美代表堅持特港的完整和獨立，應該由安全理事會予以保證，而安理會應該採取必要的步驟，來支持它的保證。南斯拉夫和同她站在一起的國家代表，劇烈反對英美的提案，說這一辦法既不民主又妨害特港自由區的主權。

這一問題明白地表示參加和會國家中間有着怎樣的鴻溝，同時表明在現在環境中，締結和約是怎樣艱難的一件事。

南斯拉夫代表今日在會中斥英美企圖將特里雅斯特作為永遠軍事根據地，並共管該一地區，稱此乃二國拒絕將特港交與南斯拉夫動機所在，此則愈益感覺有召開三巨頭會議之必要，蓋解決東西兩大集團之歧見，(包括特里雅斯特問題在內)，非由杜·史·艾三人會晤討論不為功。關於建立特里雅斯特永久統治問題，主張援義大利殖民地問題成例，延遲一年解決者，頗受一般人士之歡迎。各小國大抵認為東西集團歧見將不能在三頭會議中圓滿解決，則目前匆促擬成之方案，將不能確實生效。現在僅有三日之餘裕，通過五國和章之尚未通過部分。

巴黎和會中討論對義和約的領土委員會，二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警字第二五九四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為第一號新聞紙類
町東區政警廳警務課警字第一七號

日上午九時起一直開會到午夜二時，討論特港自由區地位問題，最後通過了決議。付表決的時候，由十四票對六票決定採取法國的建議，其中包括下面幾點：①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保證特港自由區的完整和獨立；②由於上項的責任，安全理事會要擔負保護基本人權並且要維持特港自由區的治安和安全的任務；③特港自由區不受安全理事會的委任託管；④由安全理事會決定現在駐防特港英美軍隊的撤退日期；⑤特港自由區政府，由安全理事會和南義兩國討論後，再委派人選。總督的位置由安全理事會駐特港自由區代表擔任；

⑥總督，任務是：保證自由區的秩序和安全，和自由區其餘官長合作，應付對外問題；⑦如果有特殊情形，當自由區的獨立，安全或基在人權遭遇危險的時候，總督可以採取適當措置，但是，應該立刻報告安全理事會。在同樣情形之下，總督也可以宣佈處在被圍困的狀態之中。為了支持法國的建議，英美兩國把自己的建議撤回來，因為英美兩國的建議裏，有好幾點和法國的建議相同。然而，蘇聯集團對法國的建議竭力的反對，

南斯拉夫、捷克、波蘭、烏克蘭、白俄羅斯，投票反對。中國參加十四票的大多數，贊同法國建議。大會表決的時候，恐怕票數也是差不多的。使人頭痛的特港問題總算在和會裏應付過去了，然而，雖真正的解決的距離，還差得很遠。解決這種複雜的國際問題需要有關各國的合作，然而蘇聯集團堅決的反對一致公認的解決辦法。

四國外交部長三日夜舉行會議，討論和會全體會議日後議事程序。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副團長莫洛托夫之請，並未參加。莫氏以為此次會議僅討論程序問題，故不如舉行四外長會議，以代原定之五外長會議。和會秘書長即法國代表杜巴克，因須負責草擬程序，故亦與會。杜氏並代表法國總統兼外長皮杜爾提出計劃一種，作為會中討論基礎。會議由美國國務卿貝爾諾斯主席，貝氏提及聯合國大會主席即比國外長史巴克之來函一件，貝氏會就和會程序問題與史氏磋商。四外長決定和會全體會議當依前此莫斯科會議所採取之程序，審查五國和平條約。最先審查對義大利和約，然後審查對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與芬蘭四國和約。和會所屬各專門委員會之報告書，當依下列程序審查之：第一，政治報告；第二，軍事報告；第三，經濟報告。四外長更決定依照史巴克建議，對於和約原文勿逐條審查，而作整個的審查。各專門委員會所通過之修正案，當依下列程序審查之：第一，經三分之二以上多數通過之修正案；第二，經過半數以上多數通過之修正案。任何代表團不得再提出新修正案，每一代表團發言以三十分鐘為限。

據大公報巴黎特派員黎秀石報導：「巴黎和會經過十個星期的討論以後，已經踏入了最後的階段。九個委員會研究五國的和約草案，五日可以完成，再交付六日開始的二十一國大會中提付表決。根據各委員會中，表決的票數看來，大會表決的結果是料得到的。四強外長的議決限制大會中討論的時間，不准對和約再提修正案。」

(待續)

本期實售四百元